

重要提示：书内藏有作家写给小读者的两封密信，打开它，将有意外收获！

超级女孩版



惊心大历险

沙漠深处的脚印

周学君 著



只要你动手！
就可以和作家
面对面！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超级女孩版



惊心大历险

沙漠深处的脚印

周学君 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漠深处的干尸 / 周学君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6.1

(超级女孩版惊心大历险)

ISBN 7-5385-2986-1

I. 沙... II. 周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
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700 号

超级女孩版惊心大历险

沙漠深处的干尸

责任编辑: 冯晓红 于德北

插图: 陈致宇 郝恩娜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
电话: (0431) 5640624 5647211

印刷: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张: 4.5

印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5385-2986-1/I·428

全套定价: 52.80 元

本册定价: 8.80 元

刘碱沟

李二宁

李大宁

郎铁兵



目 录

- 第1章 走柯布拉河近路/1
- 第2章 曾经生命繁茂的古河/9
- 第3章 奇怪的脚印/16
- 第4章 寻找李二宁/23
- 第5章 沙丘里的洞穴/30
- 第6章 那边有村子/39
- 第7章 沙暴来了/45
- 第8章 黑影不是鬼/52
- 第9章 我们迷路了/60
- 第10章 揭开背囊里的秘密/68
- 第11章 雅丹地貌/75
- 第12章 凶相毕露的“考古工作者”/83
- 第13章 最后一口水/91
- 第14章 蜥蜴不能吃/98
- 第15章 挖井/104
- 第16章 草蜢子的惊恐/110
- 第17章 刘碱沟的忏悔/117
- 第18章 手机突然响了/123
- 第19章 可惜了我的红色Adidas/130
- 第20章 地图上的近路/135

第1章 走柯布拉河近路

我们一直在对爸爸妈妈保守着秘密呢，从东北飞到乌鲁木齐，再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库库勒。这是李二宁的主意，她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给爸爸妈妈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
在库库勒登上长途客车时，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爸爸妈妈的电话，我们要是天兵一样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还不把他们吓坏了。

爸爸妈妈听说我们三个来新疆，还已经到库库勒了，都很惊讶地责怪说：“你们来了？怎么不提早说一声啊，我们也好请假去接你们啊！”他们是抢着电话说的，说话的间隙，我还听到了爸爸的哈欠声，才刚清晨四点半，也许他们还没有起床呢。

挤在旁边听电话的李二宁抢过手机，调皮地说：“不用接了，我们能行，我们乘坐115511次客车到哈拉干，再转乘去你们那儿的客车，对吧？今天午后就到了。你们——对了，老爸、老妈，我是二宁，你们就准备一桌好饭迎接我们吧！”



郎铁兵说：“我也和姑姑说句话！”

郎铁兵的话说迟了一步，李二宁啪地把手机关了，说：“还是省点电吧，都没几个格了。”

随后，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颠簸。

客车已经很老了，虽然车厢刚刚喷涂了新漆，但引擎轰隆隆的分贝值绝对超标。路况也不是很好，有些路段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，车一过，大家都要做一次高抛运动。

东张西望的郎铁兵一次次被颠得老高，嘴里不停地吟诵着客车进行曲，“咣咣当当，咣咣当当，咣咣当当……”

一直在观看着窗外沙漠景色的李二宁，终于在郎铁兵喊了第N次后忍无可忍，烦躁地大喊：“闭上你的乌鸦嘴！”

“本公主心情好着呢，干嘛这么不识趣啊？笨蛋！”郎铁兵笑嘻嘻地还击李二宁，然后，悄悄地问我，“姐姐，不会到不了哈拉干就要散架子吧？”

李二宁猛地伸过手来，在郎铁兵的脸上拧一下，“讨厌，胖狼！”

客车倒是没有散架子，只是在顽强坚持咣咣当当五个半小时之后，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地方，轰隆隆地最后喘几声粗气，抛锚了。

李大宁、李二宁和郎铁兵来新疆了，
大人们知道吗？





司机是个大胡子，他苦着脸打开前机箱盖，水箱的热气呼呼地在车箱内弥漫开来。他戴上手套，用一把扳手和一把改锥，在那一堆高温的铁色部件和连线什么上鼓捣了一会儿，又跳出车外，钻到车下敲打了一阵子。

忙得满头大汗之后，大胡子司机摘下油污的手套，操着很重的南方口音宣布说：“对不起了，客车有点小故障，请大家下车换乘下一趟车吧。下一趟车马上就过来。别忘了带好行李！”

下了车，我看看手表，刚好十点钟。在长途客运站看时刻表，正点到达哈拉干是十二点半，就是说，我们换乘另一辆汽车，还得再颠簸两个半小时，才能转乘去爸爸妈妈那儿的汽车呢。我看看前后张望的李二宁和郎铁兵，有些焦急。

一位当地装束的大妈来到我们跟前，“你们是要到哈拉干吧？是不是要去哈拉干油气公司啊？”

我说：“是啊，大妈，您是怎么知道呢？”

大妈笑了，“一路听你们不停地说，哈拉干，哈拉干的，听你们的口音，准是去哈拉干油气公司探亲的。告诉你们吧，从这儿去哈拉干油气公司有一条近路。”

一听说有近路，李二宁的兴致来了，忙问：“怎

么个近法？”

大妈指着公路左边稍平坦的沙丘说：“从这儿往西，走两个小时，就可以直接到达哈拉干油气公司。如果你们换乘下一班车到哈拉干，再换乘去沙漠里哈拉干油气公司的汽车，得五个多小时呢。再说了，换乘车什么时候来，也不好说啊！”

“哇，有这么大的好事？”李二宁正正眼镜，盯着大妈的脸问，“大妈，那路具体怎么走啊？”

热心的大妈在地上用一枝干枯的胡杨树枝给我们画地图，“去哈拉干油气公司要走柯布拉河的南岸，”她画一条直线，“走一小段后，河就拐弯了，你们接着走沙丘，”她又画一条斜线，“一直走，不拐弯。”

大妈的两条线简捷极了，很像我们的地理老师。我听明白了，去哈拉干油气公司要往西走，柯布拉河是从西北向南流的河，只能走一小段河南岸就得走沙丘了。

我不喜欢冒险，提出质疑说：“那沙丘不好走吧？”

大妈随便往沙漠里一比划，“好走，很近的。我到若样村女儿家有急事，要不，我就送你们过去。”

我又疑问说：“那河好过吗？”

大妈哈哈一笑，“那河，很好过的。”



旁边有一个同车的老乡也插话说：“走柯布拉河是对的。走半个小时河岸，再走一个半小时沙丘，很近的。”

我很清楚李二宁，她有一脑子不安分的怪念头，就找来大胡子司机问。大胡子叔叔拧着眉头说：“走柯布拉河的路？近倒是近，不过，你们不熟悉路，我劝你们还是耐心地等下一趟车吧。”

我请大胡子叔叔把同样的话，又对李二宁说了一遍，希望引起她的重视。我还反问李二宁说：“都说近，都说好走，那哈拉干油气公司的路，怎么不从柯什么拉河那边修过来啊？”

“李大宁，你想做公路设计师啊？”李二宁背上背包冲我喊着，“走，我们走近路！”

我拉住李二宁，小声说：“二宁，急什么啊，想妈妈了吧？”其实她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，我们已经和妈妈有三年没见面了。

“我才不想呢，她把我们扔在东北都几年了？年年春节说回家，年年也不回来，我都忘记她长得是什么样了！”李二宁生气地嘟着嘴。

我拍拍李二宁的肩膀，“还是走公路吧，我们头一次来，公路顺畅。”

“不，我早两分钟的姐姐，这次你听我一次吧！就

走近路，为什么要把时间耽误在路上啊，要节省三个小时呢！”

我和李二宁是双胞胎姐妹，我只比她早生了两分钟，妈妈总说，接生大夫当时乐坏了，也忙坏了，左手抱一个，右手又抱一个。所以李二宁一旦和我争论什么问题，都要把这句早两分钟的口头禅挂在嘴边，言外之意是你也不比我大多少，当然，每次争论也都是以我的谦让而结束。

我有些迟疑，“那我们给爸爸妈妈打一个电话？省得让他们惦记！”

李二宁很不满意地质问我，“我说李大宁，你什么意思啊，走近路能提早到哈拉干油气公司，他们还会惦记？你不是想拿他们压我吧？拉大旗做虎皮！”

我坚持着说：“还是打一个好……”

李二宁蛮横地捂住手机，“不打，不打！告诉你，我就是要突然到达，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，也让他们开开眼。他们平时来信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，罗嗦个天昏地暗，对什么都不放心。你要是打了，就没戏了！”

我见说服不了她，就说：“那我们开个会，讲点民主行不行？三个人，举手表决，只要你们都同意，我也没意见。铁兵，过来！”



李二宁讥讽说：“当班干部当出毛病了吧？动不动就开会研究……”

“不用举手表决了。”铁兵凑过来，爽快地说，“我同意李二宁的意见，举双手同意！你们还没颠簸够啊？我的肠子都快颠出来了。”

我又问了一句，“告诉你们，可要想好了，特别是李二宁，我们会不会在沙漠中迷路啊，那样乱子可就闹大了！”

“一切都包在我身上，没事！”李二宁说话时已经过到了公路对面。

就这样，简单的二比一，我们走上了通向哈拉干油气公司的近路。我们三个沿柯布拉河往前走。然而当我们走上那处低矮的沙丘往下看时，才发现，这哪里是什么河啊？

第2章 曾经生命繁茂的古河

我面前是一条没有水的河，确切地说，是一条干涸的河道。

从西北而来的柯布拉河，到这儿突然拐了一个弯，在公路这一侧向南延伸去。河道已经龟裂成无数个不规则图案，很多河段还堵塞了黄沙，上面生长着一丛丛红柳灌木。

河岸上是一些平缓的沙丘和低矮的雅丹，活着和死去的胡杨树顽强地屹立着，许多梭梭、沙拐枣和一些不认识的矮小植物夹杂其间，更多枯死的胡杨树倒伏在柯布拉河两岸，树皮干裂出巨大的裂子，枝条横七竖八，像一具具不屈的白骨。

所有这些都表明，柯布拉河是一条曾经生命繁茂的古河。

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很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触，这是我看的第一条沙漠中的河，昔日的青葱早已不在，远远看去，柯布拉河仅仅是夹杂在沙丘和雅丹地貌中，窄窄的一条灰色标记而已。



李二宁下到河岸，喊着：“来呀，来呀，就从这儿过河，我开路！”她双脚一躁，腾起一股纷纷扬扬的沙土。

郎铁兵也三步并做两步跳下去，“也算我一个，谁叫我是男子汉大豆腐呢！”

他们都这样兴致勃勃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
也许是受走南闯北爸爸妈妈的职业影响，李二宁对探险一直有着很浪漫的想法。从小学开始，她就对探险书籍有了浓厚的兴趣，凡尔纳的、杰克·伦敦的、卡尔·麦的、威廉·罗宾斯的，还有那个阿尼塔·加利的，一篇一篇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。

去年上初中后，她更是变本加厉，不但在背包E族网上搞了注册，做了正正经经的网民，还和姥姥软磨硬泡，在我们的房间里安装了简易的抱石运动设施，每天早晚都要在那些凸起物上攀援几次。

说实在的，我不太喜欢她在墙上窜来窜去的样子，疯疯颠颠的。我断言说：女孩子不适合搞攀岩。还开导她，是青春期精力过剩吧，扫楼道去啊，还学雷锋呢！

住在隔壁房间的郎铁兵则说得比较难听，李二宁，你不能消停点啊，像个狗熊在撞墙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

李二宁自然不服气，大声喊着，胖狼，你管到我们房间来了？

每逢这时，姥姥总能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救火，她指点着李二宁的鼻子说，小二，你要小心！你的那套疙疙瘩瘩的破玩艺，可是我投资的，你要是犯众怒，我就立马找人拆除掉。

一触即发的一场家庭大战就此平息，然而却又不断周而复始。

其实，就是没有这档子事，李二宁和郎铁兵也纷争不断，问题的根本不在这里。郎铁兵的爸爸妈妈——也就是我的舅舅、舅妈，都在西藏的阿里当兵，那里太冷了，郎铁兵没法去那里，他是由奶奶——也就是我们的姥姥，照顾长大的。所以，我们同一屋檐下就有了两个小孩——都想说话算数的小孩。

走了一会儿，郎铁兵看到了奇怪现象，惊讶地叫走在旁边的李二宁，“李二宁，你看这种树怎么下面长着柳树的叶子，上面长着杨树的叶子，中间的叶子长得既像柳树，又像杨树。”

李二宁看都没看，“什么都不懂，这叫胡杨树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”

郎铁兵哼一声，“什么态度？就比我高两年级
呗！”



“还怪我态度吗？把李二宁叫得那样难听，狼来了啊！还有，你为什么只管李大宁叫姐姐，却总直呼我的名字？要知道她只大我两分钟！”

“过了河就拆桥，刚才白投了你一票了。”郎铁兵嘟囔着，“再说了，我一直管你叫呢，你总不答应！”

“胡扯，你从来没叫过！”

“我平时叫姐姐，就是喊你们俩——你一个姐，她一个姐，你总不答应，她又总答应，叫我有什么办法啊？”

“好狡猾的胖狼！”李二宁说着又要来拧郎铁兵的脸。

郎铁兵跑开了。

“我来告诉你，铁兵。”我终于有用武之地了，我的生物课学得最好，还看过很多课外资料，“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：胡杨是最古老的一科杨树，在六千多万年前就开始在地球上生存了。它是落叶乔木，幼树和嫩枝上密生柔毛。叶子变异很大，在幼树或嫩枝上的叶呈线状披针形，而中年树上的叶子却变成卵形或肾形，所以又称异叶杨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啊，姐姐就是比妹妹有水平。”郎铁兵没忘了捎上李二宁一句。

“不过，最奇料的还不是胡杨树的叶子，而是它的